

斑 斓

海南的朋友寄来一盒琼式月饼,切开后,但见满腹碧绿。以为是染色,不敢吃。问朋友,朋友发信息说,此斑斓也。

斑斓岂非形容词,居然是植物?查资料,果然。

斑斓,生长于马来西亚、新加坡、泰国一带,其叶如兰,深绿色,学名就叫七叶兰,别名香兰。斑斓也有果,颇似菠萝蜜。叶加果,也就三两种色彩,且并不惊艳,与我心目中的“五彩斑斓”相距甚远。斑斓“多彩、绚烂”的本意,似乎与此无关?那么,它是如何从植物变成形容词的呢?

于是溯源而上,初见是在《庄子·养生主》:“花斑斓兮。”当然是“绚丽多彩”之意,绿色的花毕竟不多见,且纯绿色也谈不上“斑斓”。晋王嘉《拾遗记·岱舆山》:“玉梁之侧,有斑斓自然云霞龙凤之状。”依然是“绚丽多彩”之意。

“太守放衙日卓午,却着斑斓学莱舞。”句出明代王世贞诗歌,此处的“斑斓”一百八十度转身,化为“衣物”,却非五彩缤纷的霓裳羽衣,而是童装;而“莱舞”确是舞蹈,却又并非女子翩翩,而是老头子打滚。里面藏着一个被鲁迅先生批判过的二十四孝典故:“斑衣戏彩”,原文为:“老莱子至孝,奉二亲。行年七十,着五彩褊裯衣,弄雏鸟于亲侧。”

原文为“五彩褊裯”,后来“褊裯”变为“斑斓”——我们今日所用的“五彩斑斓”,可能只是个误会,这个过程实在令人惊讶。“褊”,形声。从衣,扁声。本义为衣带或衣服狭小;“裯”,上下衣相连的服装。老莱子所穿的是五彩布缝制的不合身的上下相连的童装,抓只小鸟,打滚放赖,做顽童状,逗得他娘咯咯直笑。

查阅到此,不由心下惴惴然,看来植物斑斓与形容词斑斓根本就无关联,就像五彩褊裯与五彩斑斓根本不是一回事一样。于是搜专业词典,得出的结果令人莞尔。斑斓,别名香兰,其叶具天然香味,可添加进食物之中,以美其色,以香其味,其香如稻香——而斑斓叶的英文为pandanleaf,那么植物斑斓岂非就是pandan,一个妥妥的音译外来词?

孤证不足为据,再查马来西亚一带食谱,斑斓的身影逐渐明晰起来。马来西亚的娘惹(华侨与当地原住民生下女性后裔),喜欢将斑斓叶添加进椰汁、面包、蛋糕、饼干、慕斯等食物中,以增其色香味。其香如何?pandan wangi也,斑斓末也。

新鲜的斑斓叶容易变色变

味,可将斑斓叶洗净,去掉头尾,用沸水煮约三分钟,再放入破壁机中打成斑斓汁,滤出残渣,晒干为粉,就可以添加进任何一种食物中了。如果你想放进饭粒,那也可以的,平常的米饭秒变泰国香米,而且是绿色的。味道如何?呵呵,就像鸡精炒土鸡,能不美吗?

踯 躅

读王建的《宫词》,有云:“太仪前日暖房来,喝向昭阳乞药栽。敕赐一窠红踯躅,谢恩未了奏花开。”查,红踯躅乃是映山红,不由想舞之蹈之。多动感的花名,多陌生化的组合。踯躅是徘徊不进状,却拿“红”来形容它!红色的踯躅,真是惊艳!却不是诗吗?风吹过去,风吹过来,一山的红,犹如徘徊有待,简单的花,因了这个名字,充满了审美的惊喜。

花多有别名,名多自花容花姿而来,如牡丹别名木芍药、花王、富贵花、洛阳花等,月季又名长春花、月月红、斗雪红、瘦客等。也有怪异的别名,如牡丹又称“鼠姑”。也有寄寓深厚的,如梅花又名梅妻,芍药还呼离草。最有动感的花名,莫过于“红踯躅”了吧?

红踯躅是映山红的别称,学名杜鹃,又称山石榴。“映山红”是传得最广的名字,因为它形象。花开时,满山花欲燃,蓬蓬勃勃的,映得山都红了。有首红歌就叫《映山红》,一句清越的“岭上开满映山红”,把人的心张得像飞越山岭的飞鸟。

杜鹃花是由杜鹃鸟来的。杜鹃鸟则是由蜀王杜宇的传说而来,原因是杜鹃鸟嘴红喙红,如同泣血,而映山红的红,就是它们泣出的点点殷红。“山上杜鹃花是鸟”,花与鸟,浑然一体,在子规的叫声里,民间热烈的杜鹃花,因而带上了忧伤的色彩。

山石榴就不说了,形似吧。映山红也罢,杜鹃花也好,山石榴更不用说了,我觉得都没有“红踯躅”有味。

言谈时,对这个发现不免卖弄一番,“友多闻”捂嘴乐。

笑啥?

友多闻:“且容我慢慢说来。”

原来,映山红或杜鹃花向红踯躅迈进的路上,先是有“羊踯躅”。花怎么扯上了羊?《本草纲目》说:“羊食其叶,踯躅而死,曾有人以其根入酒饮,遂至于毙也。”也就是说,杜鹃花根叶的毒性足以杀羊,而先民以此为花名,是为了警示不知者,以免误食,跟我的浪漫解读居然没有半点关系,不由大羞惭。



月光城 随笔

斑斓、踯躅及氤氲

董改正

且慢!吃了有毒食品的羊,为何还如此悠闲地徘徊呢?再查汉典,原来踯躅还有“以足击地,顿足”的含义,这里取的一定是这一层意思了。再次汗颜。

“羊踯躅”叫响之后,代替它的当是“山踯躅”,而后,“山”字被除掉,直接成为“踯躅”了——如今在日本汉字中,杜鹃花依然写为“踯躅”——当动词踯躅变成名词踯躅后,“红”便大摇大摆地过来修饰它了,这就成了“红踯躅”,如果详细一点写,就是“一种红色的能让羊食其茎叶顿足而死的花”。

果真如此吗?

李时珍是伟大的,但毋庸讳言的是,伟大的《本草纲目》中,有许多荒诞的说法,比如说他郑重记载,莧菜不能与鳖肉同食,“不可与鳖同食,生鳖瘤,又取鳖肉如豆大,以莧菜封裹置土坑内,以上盖之,一宿尽变成小鳖也。”红踯躅的毒,初见于汉代的《神农本草经》,李时珍采用时,有没有验证?恐怕没有,因为现代医学经试验证明,红踯躅全株可供药用,有行气活血、补虚,治疗内伤咳嗽、肾虚耳聋、月经不调、风湿等疾病之功效。

行笔到此,真令人惊惧,我们生活里的想当然,还有多少?

氤 氲

在“知乎”看到提问:第一次见到“氤氲”,不知读音,却能模糊地感知它所传递的意思,这是为什么?是据上下文的联想,还是因为字形透露出云气缭绕的气息?

心有戚戚焉。

第一次见“缱绻”,便心生情丝缠绕的感觉;第一次见“凛冽”,便身生寒风吹彻的感觉;第一次见“忐忑”,便心有坐立不安的感觉。我理解为既有因上下文联想而生的“望文生义”,也有字形透露的词意暗示。而“氤氲”一词,既睹其形,复知其音后,心中便会弥漫出一种鸿蒙初散云水弥漫的感觉。这来自汉语奇妙的双声叠韵效果,更有先人初窥惊心造化后,内心遽然而生某种声音,为之而造字造词,遂有“氤氲”一词的心有戚戚。识别词意的过程恰好逆向,便是王力先生所说的“因声求义”吧。

辞典给出的解释,氤氲,也作“烟煴”“緼緼”,指烟云弥漫的样子,气或光混合动荡的样子。也有“充满”的意思。

形容烟或云气浓郁,或香气浓烈。明明白白的形容词。

白露横江,水光接天,可谓氤氲;山气日夕佳,飞鸟相与还,可谓氤氲;日出而林霏开,云归而岩穴暝,可谓氤氲;蔓草离离生野烟,也可谓氤氲。炊烟缭绕,村墟安寂,可谓氤氲;桂香浓郁,月色融融,可谓氤氲。睹生离而黯然,罹死别而怆然,可谓氤氲;观兴亡而生浩叹,对生死而生顿悟,可谓氤氲。氤氲,从气,人生而赖之,人亡而断之,人活而争之。人之一生,云水荡漾,不知其所自,不知其所终,氤氲一片。

氤氲中,有大慈悲在。

这种大慈悲,由音而生具象,朦胧的、模糊的、辽阔而寂静的,迷离而空濛的具象。它来自于刻在一个民族基因里,遥远的回忆,共同的感知世界的模式,神秘而具体。它藏在最初的造字中,是混沌而又清晰的,是可感而不可言说的。但必须言说,须撇开自发的感性,去寻找大地简静时,先民所认识的事物初心。

须从字义寻起。氲,从气,从显,显亦声。“显”义为“热”、“暖”。“气”指“云气”。本意为暖气团。氲,从气,从因,因亦声。“气”指“混沌之气”。“因”指“承袭发展”。本意为“混沌之气飘荡聚合,轻扬者化为天,重浊者化为地”的变化过程。氤氲合在一起,指的是天地阴阳二气交互作用的状态,它成为我们贤哲描述世界本源的名词。

《易·系辞下》:“天地氤氲,万物化醇;男女构精,万物化生。”这还不够具体,王夫之说:“天无体,太和氤氲之气为万物所资始。”宇宙本无形,气充斥其中,一切生物,皆由“氤氲”而生。氤氲,弥漫而蒸腾,混沌而井然,寂静而喧哗。它没有西方分离到质子原子中子电子的清晰,而是氤氲的模糊。一粒种子被春雨浸润,被春气感召,被春风唤醒,萌蘖生发,你可以从植物学的角度来阐释,可是,为什么光照、温度、水、营养就可以让一个生命萌发?解释不了,那必须有一个神秘的氤氲。

氤氲是民族的,是大智慧,是模糊,而“模糊”则是智能的渊薮——如果机器人产生智慧,它必须抗拒清晰的二进制指令,在氤氲中产生自我意识。

我以为,一切形容词都因名词而生。让我们回归最简单的名词,让我们面对氤氲,保持敬畏,护住心中氤氲的诗意。